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二十七回 狀元府小俠訪金貴 會友樓英雄拜李昆

殿曦嵐來到東京汴梁狀元府，找金貴來了。金貴由府裡出來：「哎呀，是你呀！殿曦嵐你好哇？」 「我我好！你你也好嗎？」

金貴說：「我好個屁吧！」

「哎，你怎麼這麼說說話呢！」

「曦嵐哪，我們府裡出事了！跟我進來吧！一看你就知道了。」

這倆小小子一塊進了府。眼前高搭停靈棚，裡頭有兩個棺材，殿曦嵐一看就愣了。

「哎，你們府裡死人了？誰死了？」

金貴說：「你看看就知道了！」

殿曦嵐上跟前一瞧，上面寫的是「蓋嬌娘」，小眼睛一紅，殿曦嵐可就哭了。「哎呀，大姪女呀，你死的好苦哇！你怎麼這麼年輕就死了呢？金貴·她怎麼死的呢？」

金貴把蓋嬌娘怎麼被奚金哥害的事情，跟殿曦嵐一說。殿曦嵐哭得更厲害了，一邊哭還一邊數落呢。

「大姪女呀，你死的太苦了，我多暫上山都跟你去玩。你跟我倆多好玩！總是笑呵呵的，你死得太慘了。我一定給你報仇！你怎麼死了呢？唐鐵牛怎麼不死呢？」

唐鐵牛正好來到靈棚。「噫！這是誰這麼會說話。我沒死啊，這叫好人不長壽，禍害一千年哪！誰盼著我死啊？」

「不是，我說你還活的壯壯實實的。」

「是啊，噢！曦嵐哪。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剛來。」

「行了，你就別哭了。你再哭哇，嬌娘也不能還原復生了。到客廳啊，你就喝點水吧，啊！老人家沒來呀？」

「我爹沒來。叫我來。到這兒看看你們。」

「走吧！」

唐鐵牛、時長青、花雲萍大伙尾隨這個孩子，就來到客廳了。孩子先喝了一碗水。

「我阮哥哥哪去了？」

金貴說：「阮哥哥在旁邊屋裡歌著呢！他呀，要跟奚金哥玩命啊。」

「啊？奚金哥在哪呢？」

唐鐵牛就把阮英和奚金哥訂下不見不散，兩個人在保國寺要比武決一死戰的事，跟小孩說了。奚金哥手裡還有寶刀。「你爹那把寶刀哇，落到他手了。」

「是呀，我爹到現在還沒找到那把寶刀呢。怎麼被他偷去了！」

「可不是怎的！那阮哥沒寶刀能打得了他嗎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這個猴脾氣上來，誰勸他也不行！還非要自己去不可。兩個人定規了明天晚上，不見不散。」

「我可聽我爹說了，奚金哥二次上山學藝呀！他學了不少本領。我還聽說他師父把他介紹到東京，有一個高人，這人叫多手蘆千。他專門研究弩弓，弩箭的奚金哥還跟他學了緊背低頭座珠弩。還會左手鏢。那阮哥哥非敗他手裡不可。弄不好非死了不可呀！」

唐鐵牛和弟兄們都很吃驚。「照這麼說，阮賢弟上他當了。他有絕招哇！這可怎麼辦呢？曦嵐哪，你有什麼辦法沒有？」

「我有什麼辦法？我沒辦法。我有一個辦法，我呀，跟我阮哥一塊去！我們倆打奚金哥？」

「不行啊。阮英說了，要帶別人去，他就算栽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你知道蘆千在哪住不知道？咱把那老頭請出來，他把那弩給收回去，我們好對付奚金哥啊！」

「我哪知道老頭在哪住哇？我爹還沒來。聽說蘆千這個人還挺格路。他不愛管閒事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這就完了。單等明天看阮英的吧。咱們弟兄還得想想辦法。」

時長青、花雲萍也說：「咱們不管阮英他願意不願意，他去了，咱們隨後也去。幫助阮英一起大戰奚金哥！要這個小子的命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這要是大伙一起往上上，他要是緊背低頭連珠弩哇，那個東西一繃出來，就不是一根兩根了。咱們大伙一塊上，也夠嗆！蘆千在哪兒住，咱們得打聽打聽。能不能把這個老頭弄出來，這才是上策呀！」

殿曦嵐說：「你還別說，我聽我爹說來的，蘆千有個老親家。叫李昆，人送外號叫怪叟醉劉憐，他好喝酒。他在東京開了小酒樓，叫『會友樓』。我跟我爹到樓上吃過飯。他跟我爹還打過招呼呢。這老頭好。不過呀。那老頭就愛喝酒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要不然我們以官場出面，到那兒把老人家李昆請出來。叫他去請蘆千。」

「恐怕不行吧？這老頭，我聽我爹平時嘮嗑說他吧，一見面就跟你喝酒。他要是酒喝痛快了，你要是酒量能超過他，他高興了。你求他什麼事都行。你要是喝不過他，他啥事也不會答應。反正以官場不行。以私交還湊合點。你們誰能喝酒吧？」

大伙一想，誰的酒量大呀？

「我行！」大哥尉遲霄說了。「不就是喝酒嗎？我去！跟老頭喝高興了，他就能答應幫助咱們忙，把蘆千請出來，收回緊背連珠弩。大哥我去！」

文彪說：「我跟著吧！光大哥混濁猛愣的，曦嵐哪，你知道他們的酒樓在哪兒？」

「我知道，走吧！」

金貴說：「我也跟著。」

徐文彪跟著尉遲霄、殿曦嵐、金貴，他們四個人一塊出府，殿曦嵐領著就來到了會友樓，堂倌說：

「你們幾位吃飯哪？」

「棧們找裡頭老人家，叫李昆。」

「噢，老爺子沒在樓上。少東家在這兒呢。」裡邊出來一個小伙，也就二十三四歲，這個人叫李敬賢。

「幾位你們有事嗎？找誰呀？」

徐文彪說：「我們都是武林世家，是狀元府的，我叫徐文彪，他叫尉遲霄，我們來到東京汴梁多少日子了。聽說老人家是武林高手，我們到這兒想拜訪拜訪老人家。」

「噢，你們是看我爹的。我替我爹爹謝謝了。二位我明白了，你們都是將軍，這麼大身分能到我這兒來，好吧！我爹沒在樓上，在後院呢。你們跟我來吧。」

殿曦嵐、金貴、尉遲霄和徐文彪一起上了樓，往後院來。李敬賢領著來到大門外頭：「幾位裡邊請吧！」

徐文彪一看，這大門外頭，貼著一副對子，上聯是：海釀千杯酒；下聯是：山栽萬仞蔥；橫批上有個四個字：一醉方休。看到這副對子，老爺子是真好喝酒哇。

文彪說：「好，咱們進去吧。」

進了大門，裡邊是磚鋪的甬路，兩邊沒栽什麼花草，也沒擺什麼魚缸，沒有什麼其他的擺設，這院可挺大。兩旁搭的棚子，棚子底下全是酒罈子。尉遲霄也看到眼裡了。

「這老頭真是喝茬，怎麼這麼多酒罈子！」

來到二門，上面面還有一副對。上一聯：有房有地不如有酒，下一聯：沒吃沒喝不可沒壺，橫批四個字：醉生夢死。徐文彪樂了：「這老頭真夠怪的。」

「好，裡邊請！」李敬賢把他們讓進二門。前有三間不接山的客廳。李敬賢一挑門簾，把他們都讓進去了。

「你們請坐。爹！來客人了。哎，我爹沒在這屋。你們坐著，我去看看！」

李敬賢出去不大會兒工夫，由外面領進一個老頭來。這老頭六十來歲，沒戴帽子，挽著發卷。上身穿個灰布褂子。這個鈕釦哇，老大跟老三系列一塊了，衣著很不整齊。下面穿著黑褲子，繫著腿帶，一個腿帶還散了。白襪子，黑靱鞋。這老頭兩個眼睛不怎麼愛睜。但老頭這個顏色，赤紅面子，非常健康，說話聲音象銅鐘一樣。

「敬賢哪，是誰來了？」

徐文彪和尉遲霄馬上就站起了。「老人家，我們來拜訪您來了。」

「噢，我聽說怎麼是狀元府的？」

「對，我們都是武林出身，到這來向您請教哇。」

「哈哈，別客氣。我老了，彈打無名鳥，英雄出少年哪。人老不講，筋骨為能，既然來了，我就是朋友。敬賢哪，拿酒去！」

尉遲霄一聽，心想：這就開喝。外頭把酒罈子搬進來了，他都不用酒杯呀，小茶碗！

「敬賢，把酒滿上，來，請坐，請坐。這兩個孩子也喝點吧！」

「我們不會喝酒。」

「不會喝酒沾沾嘴邊，也算喝了。到這兒全得喝我這酒。跟別的全不一樣。啊！」

「行，我們也試試吧！少喝一點。」

把酒全擺好了，還沒有菜。尉遲霄一想，就我這酒量。這老頭六十來歲，人老都壓不住酒哇。我跟他能打個來回。

「老人家，我們今天來找您還有別的事哪。」

「哎，咱們別談別的，先喝酒，來，乾！」

徐文彪說：「我酒量不行。」

「嘻！能喝多少！喝多少！哪個陪我呀。」

「我陪您哪！」

「好了！」

尉遲霄跟老頭一碗就乾了。「咚咚咚咚咚」。酒又滿上了，這一壇了喝完了，又搬來了一壇。第二罈子酒哇，還沒喝少一半呢，尉遲霄就不行了。這酒杯拿著就找不到嘴了。

「嘿，老爺子。這酒真不錯！」「啪」就倒腮幫子上了。這老頭根本沒怎麼樣。

「怎麼著喝多了？」

尉遲霄把碗往旁邊一推，就趴到桌子上了。

「敬賢哪，送客！」這老爺子李昆一轉身出去了。

徐文彪一想：這老頭沒高興。走吧！大伙攙著尉遲霄就回來了。

「完了，大哥呀，爛醉如泥了。你沒看麼！什麼也不知道了！」

叫尉遲霄屋裡休息去吧。大伙都為難了，知道李昆這麼能喝，誰能夠對付得了哇？

「我看哪，就得我去了！」

大伙一轉身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三哥唐鐵牛哇。「三哥，你酒量行嗎？」

「行！三哥我呀，一斤八兩的都可以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那可不行，我看那一罈子有十斤。咱大哥酒量不算小哇！乾不過人家，這老頭就像喝涼水似的。」

「沒告訴爾們麼！三哥『沒有三把神沙，不敢倒反西岐』。我是真佛不露相。」

大伙一想，三哥你平時可沒露過呀。

「行了，今太晚了。咱們明天再去吧。明天晚上可就是阮英跟人家玩命的時候了。這個事可是相當緊。當大帥兄的嘛，我怎麼硬硬腦瓜皮這個酒我也得去喝了。」

阮英見到殿曦嵐丁。曦嵐也跟他說了。「實在不行，就咱們大伙一起去。」

阮英樂了，「兄弟呀，我話已經說出去了，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。再說你也放心吧！沒事！我到那兒準能贏他！」

阮英犯了猴脾氣了。事情已經訂好，現在也沒法再反悔了。孩子曦嵐一看，還得三哥那個道，跟老頭喝酒哇。三哥能不能行呢？

第二天，唐鐵牛呀，都準備好了。穿個大肥袍子。渾身上下打扮打扮。拜訪人家嘛！

唐鐵牛說：

「金貴、曦嵐你倆今天跟我去呀？」

長青、雲萍說：「我們倆也跟你去。三哥，你的酒量我們也知道。你能行嗎？」

「嘻！放心吧！」

大伙心裡都沒有底啊！跟著唐鐵牛就來到李昆的家中。李敬賢把他爹請來，一塊讓到客廳。

老頭說：「今天誰陪我一塊喝酒啊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老人家，我陪您喝酒。」

「噢——你陪我喝酒哇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姓唐，叫唐鐵牛。大號唐永豐，外號金錢豹！」

「噢——唐鐵牛哇！聽說過這麼個人。」

「不瞞您說，我唐鐵牛哇，是綠林出身。現在我算是做了將軍了。」

「唐將軍，好漢莫論出身低，家貧出貴子，白屋出公卿嘛！來來把酒擺上。」

「老人家，我聽說您是世外高人哪。到這兒今天想領教領教您幾手。」

「咳咳，不行不行。我呀，也擱下多少年不練了。年輕的時候。這底就不磁實。再這麼一擱，現在就什麼也不是了。就會喝酒，來，咱喝酒，喝酒！」

把酒擺好。長青、雲萍也陪著坐著。唐鐵牛把這小碗端起：「老人家，乾！」

這小碗乾下去了。唐鐵牛是氣不長出，面不改色。老去一看：「海量呀。唐將軍那。」

「咳，對付事吧。反正小時候我就愛喝酒。喝酒不懂怎麼叫醉，就像喝涼水似的。」

「好哇！我今天可碰上對手了。我年輕的時候啊，可真沒有過對手。超過我的人沒有。我老了，要能喝過我的人也不多。今天我又碰上你了。唐鐵牛，好傢伙！你真行啊！」

「咳，老人家，咱還得繼續喝呀。」

「喝！」

「哎，我得出去方便方便。啊！」

「好小子，你是酒漏子！要是喝酒總上外頭，那就沒個醉了。」

「老人家，反正這麼說吧，我從來不知怎麼叫醉。」唐鐵牛出去了。一會兒又回來了。

老爺子吩咐：「換大罈子，換大碗。」

把大酒罈搬上來，大海碗拿來了。長青、雲萍都看傻了。金貴那小嘴唇咬得盡是牙印呀。

「哎呀，我三哥真行啊！怎麼喝這麼多酒。」大海碗，唐鐵牛跟老頭乾了不知有多少。這大罈子酒大概也能下去一半多了。老爺子大概也有點醉意了。

「鐵牛哇，咱們哥們今天這個酒喝得痛快。」這就是醉了。他六十多歲跟唐鐵牛論起哥們來了。

「老人家，咱們今天怎麼痛快怎麼喝。這叫『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』。」

「對，對，對！」

「老人家，我今天來呀，一來跟您喝酒，來看看您老人家。二來想求您點事！」

「好說，別說求我，你叫我李昆幹什麼事，只要我李昆心裡痛快，什麼都行！鐵牛啊，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能喝酒嗎？哎，說起來這話就長了。我們老李家，原來不在城裡頭住，在汴梁城東。老李家哥仨，我大爺、我叔叔、還有我爹。我爹是老二，就守我這麼一個，那真是嬌生慣養。從小給我請師父，教我學武術。我呀，還不願意學。到十五歲那年。來三個南方人。看我們家山頭那兒有個泉眼。那幾的水，你挑多少擔，這水總那麼些，也不見少。他就要買這個泉眼。他說這泉出來的水要是釀出酒來呀，別有風味。問我們要多少錢。我爹當時說了：『既然能釀酒，那咱們自己釀吧。還何必叫別人給買去呢。』就沒賣給他。打那兒，我們家就種高粱，自己開燒鍋，釀酒。我們家開了兩個燒鍋。這個酒是別有風味。我打那就開始喝酒了。長到十九歲，我那酒量也練成了。因為我不知怎麼叫醉，渴了就喝酒。家有這個方便條件哪。也是歲數年輕吧。好勝，我自個在外頭貼了一個告示，說誰要是喝得過我，我給他二十兩銀子。你說這不是吃飽撐的嗎？」

「那證明您是海量啊！」

「唔，不管怎麼樣，那是年輕人辦的事。這天外頭來了個遠來的客人。他是山西杏花村的。姓顧，叫顧東來，號叫顧福，他就找我來了。看見我貼的告示了，跟我喝酒。他一碗，我一碗，他一杯，我一杯。我倆喝個平觸。他一伸大拇指，我也伸一大拇哥。行啊！他呀。帶來兩壇酒在車上。他也拿下來了，叫『醉仙桃』。他說：『你嚐嚐我的酒怎麼樣？』我們倆呀，把這兩罈子『醉仙桃』也喝了。這可壞了，喝完了我們倆全醉了。我呀，一直躺了七天不醒人事啊！我那陣子娶了妻子了，我媳婦嚇得直哭。大伙都認為我死了。準備棺材吧！這時候外邊來了個老和尚，一個化緣的長老，說：『別哭，有救。』把我衣服全扒光了，外邊弄個大缸，裡頭攔半缸水。老和尚撒進去的藥，我就泡裡頭。泡一會兒，把我就拽出來，一會兒又泡進去。一會兒再撈上來。這麼兩三次，我活了。顧福，顧東來喝完酒，拿車他們家人把他拉走了。我琢磨，我活了，他也夠嗆啊！我要求長老也得救他。我陪著一塊出的。好嘛！到他家正好，要出殯。那兒把裝老衣服都做好了。棺材都準備好了。長老按照救我的那個樣子，又把他給救活了。我們倆一看，這長老決不是一般人。我們就給長老磕頭。拜他為師。」

「那麼，這位長老叫什麼法號哇？」

李昆說：「這你就別問了。我師父啊，任何人也不讓知道他的名字。打那兒我們跟我師父學藝。跟他學的八卦掌，跟他學的醉劍。現在我已經老了。六十一歲了，人送外號怪叟醉劉伶，都知道我李昆是醉鬼。我那個朋友，顧福，顧東來他比我大。他是我師兄，人稱他是山西酒仙。那酒量也可以呀！唐鐵牛啊，既然今天來了，咱們爺倆喝得很投機。咱就算朋友！你有工夫就到這來喝！我李昆家裡的酒有的是。你喝不盡，喝不完。」

「老人家，我喝酒是一方面，我求您一件事啊。」

「說吧，我不是說了嗎！別說是求我，我李昆能做到的，我是盡力而為！」